

作于何人?

大家紧接着就会问:《古诗十九首》是何人所作?

即使福尔摩斯再世,他也不敢来接这个案子。就算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,也不可能找出半点线索。死心吧!

其实,最正确的提问应该是:像《古诗十九首》这样名垂千古的经典,作者为什么不留下自己的大名呢?难道东汉后期的诗人不希望名垂千古吗?

真是咄咄怪事!

一点也不奇怪。

敦煌词大多不也是无名氏的作品吗?

古代把人分为贵贱,也把文体分为雅俗。

西晋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说:“古诗率以四言为体……雅音之韵,四言为正,其余虽备曲折之体,而非音之正也。”我来给挚虞做一次翻译吧:古诗都应该以四言为正宗。四言诗才是雅音之韵。其他的各种体式的诗歌,比如说五言诗,虽然可以写得委婉曲折,看起来明艳照人,听起来悦耳动听,但那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诗体,这就像歌妓生得再娇艳,打扮得再时髦,也仍然是一名歌妓,也还是登不了大雅之堂。



国庆假期同学聚会用完餐直奔KTV,一位同学竟点了一首龚琳娜的《忐忑》。其他几位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,其中一位说:“这可是‘神曲’,你唱得了吗?”歌曲唱完室内响起了齐刷刷的掌声。我这位同学得意洋洋说:“像《法海你不懂爱》《静夜思》《金箍棒》我都会唱,我是龚琳娜的铁杆粉丝!”一个同学问:“编钟《橘颂》呢?唱不出来了吧!”提到编钟,我不由自主想到我和歌唱家龚琳娜还有过近距离接触呢。

2014年第14届楚天少儿诗词朗诵大赛邀请刘心武老师担任评委,我有幸陪刘老师参加,活动现场除了刘老师还有几位评委,其中一位就是歌唱家龚琳娜,这让我欣喜不已,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,今天见到真人了,那时候,她的一曲《忐忑》家喻户晓。活动当天龚琳娜上台唱了《静夜思》。活动结束后安排共进晚餐,在贵宾室又见到了龚琳娜,她换了一身中式服装,衣领衣袖的色彩形态,充满了中国的古典元素,色彩斑斓而又和谐爽目,一看就是中国音乐家的气派。见刘心武老师进来,她很热情地称呼刘老师并让座,我主动向她介绍自己叫焦金木,是刘老师的助理,也是她的粉丝,她高兴地笑了,让我挨着她坐,和我聊了起来。

当时贵宾室还有一位著名表演艺术家肖惠芳老师,曾多次在影视剧中扮演宋庆龄。“您的《忐忑》我很喜欢听,经常哼唱,今天您唱的《静夜思》是最新创作的吧?”我问道,她笑盈盈说:“我的歌曲都是和老锣创作的,功劳还是老锣大。”说着一脸幸福的笑容。我知道老锣是她老公,德国人,非常喜爱中国文化,是一位音乐人、作曲

家。

一直到刘勰还认为“四言正体,则雅润为本,五言流调,则清丽居宗”(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)。刘勰的意思与挚虞大同小异,作为诗歌正体的四言诗,诗风应以典雅温润为本,而世俗流行的五言诗,只有清新华丽才能招人喜欢。

刘勰还从语言学的角度,阐述了为什么四言高与五言,听听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是怎么说的:“四字密而不促……至于诗颂大体,以四言为正。”四字就是四言,四言诗就是四字诗。他觉得四字句紧凑但不局促,那些庄重宏大的诗体和颂体,用五言就未免过于轻佻,用四言则十分得体。他还说写五言诗,不过是偶尔的权宜应变之方。写四言诗可以堂堂正正,而写五言好像偷鸡摸狗。

五言诗在六朝人心中的地位,现在大家看明白了吗?四言才算“正体”,而五言只是“流调”。所谓“正体”是说四言是诗的正宗,“流调”是指五言诗不过是上不了台面的流行曲调。挚虞在《文章流别论》说得很明白,五言诗“俳谐倡乐多用之”,唱五言诗的都是一些娼妓舞女。你们听

懂了没有?挚虞和刘勰对四言与五言的评价标准一样,四言诗虽然是诗歌“正体”,那写四言诗才是走正道,五言诗是那些歌妓写的玩意儿,写五言诗即使不是邪门也是旁门。

于是,汉代“辞人遗翰,莫见五言”(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)。你们想想看,那时的诗人即使写了五言诗,谁还敢署上自己的大名呀?倒不是他们感觉写得

太差,而是觉得五言诗的体

式太卑。在五言诗上署名,就像穿破裤子上街——太掉价,太丢人。一个体面诗人去写五言诗,那不是与歌妓倡优为伍吗?估计那时文人们吵架,会指着对方的鼻子骂:你才会写五言诗,你们全家都写五言诗!

因此,在当时一个有头有脸的文人,可能出于好奇偶尔写写五言诗,但爱面子又不敢署名,于是就出现了《古诗十九首》这种佚名的名诗。更准确地说,《古诗十九首》不是佚名,而是匿名。

词也有类似的情况,开始只是民间创作,敦煌词的作者全属佚名,开始也只在民间流传,晚唐五代也只在青楼传唱,填词就是为了给“绮筵公子,绣幌佳人,递

叶叶之花笺,文抽丽锦;举纤纤之玉指,拍按香檀。不无清绝之辞,用助娇娆之态。”(欧阳炯《花间集序》)中唐以后才有诗人拟作,如白居易和刘禹锡等人,开始都是写一些短小的小令:“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”……晚唐少数失意的诗人才大量填词,如科场失意的温庭筠大写艳词,无非就是破罐子破摔。

当然,东汉后期那些诗人也不可能长后眼睛,当时根本预料不到越是往后,五言诗越是行情看涨,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笔下的五言诗,是流芳百世的不朽经典,致使自己也错失了流芳百世的良机,可惜!

正因为《古诗十九首》是匿名之作,反正谁也不知道是谁写的,诗人们用不着端着装着,敢在诗中毫无保留地敞露真情,所以这些诗歌“情真、景真、事真、意真”。(宋陈绎《诗谱》)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也说,《古诗十九首》中有些情感内容,“可谓淫鄙之尤。然无视为淫词、鄙词者,以其真也”。诗人匿名使得诗歌垂名,真可谓诗人不幸诗歌幸,可喜!

不知道杰作的作者,我们当然非常遗憾;但要是没有了杰作,那就只是文学史上的灾难。可以不知道世有此人,但绝不可以世无此诗。

吃过晚饭,我们四人换上浴袍,走在去温泉的路上。初秋,已经有了凉丝丝的体感。尤其是在富士山的山麓,吹来的风,带着旷野的寒意。玲说:“我们还是回去加一件外套吧,回来的路上一定会更冷。”于是,又踅回酒店的客房,各自披上一件外套,那是一件与浴袍配套的外衣。

有人说,十年以上的朋友是住进心里去了。而我们这两对夫妇,屈指算来,竟有着四十年的友龄了。彼此知根知底,无话不谈,难得一聚,更是谈兴甚浓。那天,泡好温泉回来的路上,我们只顾着说话,直至到了房门口,玲才打量了一下她先生,突然问:“伟明,你的外套呢,怎么不见了?”这才发现,伟明的外套没有穿回来。是落在了浴场还是休息厅,他自己也有些模糊了。便说应该不要紧吧,反正都在这家酒店里。“还是要找回来的,否则明天打扫房间的人会误以为是我们顺走的。”想想玲的话也有道理,于是,我先生陪着伟明又转回大浴场寻找。不一会儿,两个男人回来了,说衣服没找到,里面人还挺多的,二人转来转去找东西,感觉怪怪的。玲坚持要等到深夜清理浴场的时候再去找。

我暗忖:不过是一件浴衣值得这么较真么?玲和伟明久居日本,不存在语言障碍,这点小事,完全可以解释得清楚,与前台说明一下不就行了?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玲。然而,玲却说:“前台是要换班的,就是因为是小事,他们不一定会记得相互转达。等到明天清洁工来收拾房间,当他们发现少了一件衣服,再看又是中国人住的房间,或许就会以为是中国人顺走的。在国内,我们可以是上海人或北京人,但在国外,统统都是中国人,我不想让人家产生误会,所以最好不要各种解释,只有找回才是最妥的。”玲的一番话,令我颇为感动,从这个“意义”上讲,确实值得较真,这件浴衣应该要找回。

当晚,两个男人“嘎讪胡”还在兴头上,不打扰他俩的兴致,我和玲又去了一趟温泉大浴场。浴场已经结束营业,正在清扫中。玲向工作人员说明原委,等了片刻,一位女工拿了浴衣出来,说有三件浴衣外套落在了里面,两件中号的,一件大号的。玲拿了一件大号的,正是伟明的size。见她嘴角微扬,露出微笑的神情,想必是踏实了。

身在异乡为异客。其实,在海外的中国人,即使像玲和伟明在他乡居住了多年,依然有着“客”的特性”。他们在国内或许会大大咧咧,有家的松弛。一旦出了国门都会循规蹈矩,谨慎行事,注重细节,自觉地维护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良好形象。说到底,海外游子,无论何时何地,骨子里,依然是一颗中国心啊。



龚琳娜与编钟

焦金木

龚琳娜老师被安排在了同一餐桌,餐间她还主动移到我身边给我敬酒,她自然真诚,让我很感动。

活动主办方安排第二天参观黄鹤楼,我第一次到武汉,非常期待,心想能和龚琳娜一起参观游览,很难得!临出发时,知道龚琳娜已订了明晚的机票飞香港,她在那里有一个演唱会,只有那天和第二天上午半天的时间在武汉,她想要去湖北省博物馆参观,可当时博物馆在闭馆修缮,她请求邀请方为她联系,能不能破例让她进入。我有些不解,她为什么非要去那儿参观呢?难道她参观那里,需要那么多时间吗?我从远处看到她与主办方人士对谈的身影,似乎既急迫又执着。后来知道,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是曾侯乙编钟,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,是至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雄伟、最庞大的乐器,被誉为古代世界的“八大奇迹”,它的出土,改写了世界音乐史。

龚琳娜是想利用飞香港前的时间,仔细去博物馆考察研究编钟。后来通过活动主办方的联系,龚琳娜得以进入博物馆圆了第一次细赏编钟的梦想。那以后她和老锣又多次去博物馆看编钟,编钟也有了复制品可以演奏。老锣说:“看了曾侯乙编钟,非常震撼,在世界的音乐史上,没有任何乐器可以跟编钟比较,在我看来,两百多年前,因为有了贝多芬,世界音乐的高峰在德国。但是在两千多年前,因为有了曾侯乙编钟,世界音乐的

高峰在中国。”后来创作出编钟配乐的中国风歌曲,龚琳娜演唱得酣畅淋漓。去年除夕,央视《古韵新春》节目首演,龚琳娜演唱

由复制的曾侯乙编钟配乐的《橘颂》,我看完才明白,那一年在武汉,龚琳娜为什么那样急迫地要去参观、探究编钟。

听说,今年11月23日即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龚琳娜国风音乐会,我又可以一睹她的风采了。

不敢在树上钉钉子

蔡旭

将打开,新大道准备通行。林荫道上,不管是苍劲的百年名木,还是新植的茁壮幼树,都油然飘扬着绿意。

工作人员正忙着给树木挂上小木牌,树名和产地一目了然。这时,走过来一位慈祥的老人,突然发出了严厉的声音:“停,赶快停下来!”挂牌的人不知所措,顺着他的手指,看向自己手中拿着的钉子与锤子。原来,老人责问的,是为什么要往树上钉钉子。

“要是往你的身上钉钉子,你会怎样?”老人不是别人,正是令人尊敬的校长陈望道。知错了的人,明白了要设身处地,推己及人。那时我是二年级生。得知此事,就记了近60年。为此我从来不敢往树上钉钉子,深知既然你自己会痛,就不能让别人痛。



学会慢养

许良



杏林夜谈

放慢脚步,懂得慢养,活得自在,大有学问。笔者认为“规律作息,健康睡眠”,学会慢养,才会健康活好。在大都市里,快节奏与慢养生共存。而在日常生活中,还需配合做到以下几点:

规律作息,顺应四时。如今不仅是青年,还有不少中老年,

长期生活不规律,晚上应酬多,每天要晚到午夜或下半夜才睡觉。这样一般不能睡好,长时间下来,生活规律打乱,就必然会患上睡眠疾病。人们学习、工作劳动必须遵循自然界阴阳消长规律,不是日出而息,日落而作。睡眠时间以晚上9点—11点至早上5点—7点为正常,一夜睡7—8小时,不得少于6小时。根据时令,可提前或推延半小时或1小时。

体脑并用,精神乃治。如今失眠者多数是精神活动超负荷,整天多思多虑,而体力活动不足。无论从治疗巩固角度,还是从预防角度来讲,都有一个如何体脑并用的问题。因为人的体力如果长期不用,他的肢体功能就会逐渐衰退萎缩,日久会影响内脏功能和精神活动功能,导致抵抗力下降,失眠症往往首先出现,其

他疾病也会接踵而至。饮食清淡,适度调理。从当今饮食结构来讲,很多人营养过剩,合理不够,要注意少吃滋腻补品和美味佳肴。菜肴以清淡、适合自己的口味为准。素菜餐餐有,鱼肉酌量有,海味偶尔有,野货不能有。主食除米饭外,可以加一些杂粮,如大麦片、玉米等。

中医调养,有益健康。目前,临幊上多见体质上肝火偏旺,精神上比较敏感,做事认真的人容易患失眠伴抑郁、焦虑。很多的患者急于求成,乱服药物,即使在病情好转后,还需要一个自我调整康复的过渡时间,不宜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,这样很容易反复。

时下进入深秋,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理念,膏方调养益眠,是明智的选择。“慢养”当下,心情悠扬;中医调养,神采飞扬!(作者系上海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)

这张古今交融的照片拍摄于2022年初,北京冬奥会期间。

画面下方的列车,是为冬奥会量身定制的智能型复兴号高速动车组,也称为冬奥专列。列车外观采用“瑞雪迎春”涂装方案,彰显冬奥主题。

既然是“瑞雪迎春”主题,那我便选择在雪后银装素裹的北京居庸关长城蹲点、提前就位,等待时速350公里/编组8辆的复兴号动车组通过隧道。这张照片的拍摄参数是:120mm,f5,1/3200s,ISO 320。

照片之所以叫《时空》,是我听闻在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工作的朋友建议:长城跨越千年;铁路纵横万里。

峻岭崇山覆上薄雪淡雾,沿着山脊奔驰起伏的雄伟长城,早已与山川自然融为一体,绵延古道雄关,久久凝视着时代之轮滚滚向前。

这张照片我发布在社交媒体后

也吸引了很多才华横溢的网友留下评论,例如:

世路车行西至东。叠陵盘壑古驯龙。关河残照中原客,逆旅倦游北野鸿。看见雪,听闻风。孤行双轨不相逢。家山远在归程外,又数归程第几冬?《鵞鸪天》——@添雪斋

古代与现代的交融,古老的烽火台和长城下,疾速行驶的高铁,5000年后,中国人站在祖先的土地上,续写着传说。——@白薇

是白雪青松,是穷山迷途,是一览无余的烽堡,是拦住深渊的长桥,曾经的关山狭隘,一抹蓝色冲破尘埃雾霭,终点是未来。——@毛atlantic

风吹雪落锁关城,暮色云飞唤夜更。梦里胡笳乡思远,青山寂寞却无声。——@爱长城的亨利

七夕会

时空申然

夜光杯